

師便可施行，而教育部也未經過考慮草率地許可了。

私立醫學院當局，只因增加學生數仍不夠開支，爲了抓住財源，竟准醫科以外的，主要是牙醫系、藥學系的學生，如能向學校交出一定高額的捐款則可轉系到醫科。這種唯利是圖的辦法，一直拖到民國 53 年，使學校收入增加，對一般社會則鼓勵醫科至上主義，致初時牙科學生很少持續到畢業，粉碎了我們認真想辦好牙科教育的一片苦心。台大醫學院牙醫系創立後不久，在民國 46 年，台中成立了牙科教育學校的中山牙科專科學校。當時我恰巧不在台灣，所以也不知道它的成立，後來從美國回來，即到台中參觀該校。我聽周汝川校長對牙科教育的抱負及其構想，對於周董事長身爲受過牙科教育的牙科醫師，及該校爲唯一只辦牙科教育的學校，給予很高的評價。該校實際設備內容比其他私立醫學院的牙醫系更有進步，但不知何故中央比對別校更嚴格的態度對待之，只以牙醫專校爲由，每有事則屢受差別待遇，我一有時機，便給予精神上的支援及鼓勵。不料中山醫專竟也發生異變，民國 51 年該校新設醫科，改爲醫學專科學校。身爲牙科醫師經營的學校，竟也開始收受捐款，准由牙科轉系到醫科，又於該校設全世界史前無例的夜間部牙醫科，並以此招生三屆，使人連想到假如醫科也設夜間部究竟會變成怎樣。教育部對於牙科教育的見解如此輕率，實難使人領會，同時也想到如能於認可前認真予以考慮，說不定有更好的結果。

私立醫學院牙醫系創立最初三年間，牙科的學生除了增加講堂的椅子以外，可與醫科的學生同時上課，學校當局也無須特別顧慮，惟至四、五年級則有 30 多門課的牙科專門科目待